生僻用詞一大堆 你罵晦澀我讚精闢

高考滿分神作 網民吵翻天

「嚆矢、振翮、孜孜矻矻、祓魅」，「海德格爾、卡爾維諾、麥金太爾」……冷門生僻的詞語，超出一般高中生認識範圍的哲學家，它們出現在浙江高考滿分作文《生活在樹上》。到底是曲高和寡還是實至名歸？該作文一經公布就引發熱議，質疑的一方認為，文章實際內容空洞，主題思想不清晰，令人費解；而支持的一方覺得，文章用詞典雅，作者個性化表達，是一篇佳作。

綱羅萬象
大公報記者 俞晝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坐標，也有對未來的美好期望。？家庭可能對我們有不同的預期，社會也可能會賦予我們別樣的角色。？在不斷變化的現實生活中，個人與家庭、社會之間的落差或錯位難免會產生。？對此，你有怎樣的體驗與思考？寫一篇文章，談談自己的看法。」記者了解到，今年浙江高考作文題是半命題作文，要求考生圍繞材料，自行選擇角度寫作。

「現代社會以海德格爾的一句『一切實踐傳統都已經瓦解完了』為嚆矢。濫觴於家庭與社會傳統的期望正失去它們的借鑒意義。但面對看似無垠的未來天空，我想循卡爾維諾『樹上的男爵』的生活好過過早地振翮。」這是這篇作文的開頭，晦澀的用詞成為質疑一方最主要的觀點。「需要用到『嚆矢』麼？寫『開端』不就完了麼？這麼標新立異有意思麼？」

猛拋書包 小說家呻難明

說來慚愧，為了看懂這篇作文，記者翻出新華字典和古漢語詞典，逐字逐句查了文字的出處和用典的史料，花了整整一個半小時，才將字義與文意了解大概。在記者所處的媒體群裏，許多同行更是拿出讀書時做文言文閱讀理解的架勢，將作文裏的重點難點畫圈，再進行分組討論和匯總理解。「似乎沒什麼必要」成為不少同行的共識。

「撇開引用不談，沒有一句話是好好說的。」懸疑小說家、《萌芽》主編趙長天之子那多坦言，「文章需要準確傳達作者的情和意，很罕見的時候，我可以理解作者在當代漢語裏找不到合用的詞，必須往生僻裏找，但我個人寫作生涯裏從未碰到此類情況。這篇滿分作文裏每一句話都有普通讀者不熟悉的詞彙，這是迫不得已？」

作家馬伯庸也對此評論道：「文章用了一大堆生僻詞、生僻典故以及祓魅與賦魅，實踐場域的分野、理想期望範式等學術語句。問題在於，沒這個必要。作文裏要表達的意思，完全可以用更平實、樸素的詞句來組織。四個字來總結就是：辭不配位。」

讚者：具思辨擺脫材料作文

「這篇材料作文之所以能得滿分，或許主要在於其思辨性，雖然有人質疑其所用的生僻字，並不必要，但也可以說是個性化表達。給其滿分，並不是鼓勵其他學生也效仿這種做法，而是尊重、倡導個性化表達。」在教育學者、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看來，近年來，中國的高考作文普遍出材料作文，不少考生按照應試作文的套路去寫，很容易導致「千篇一律」。這篇材料作文最終獲得滿分，可以發揮其真正促進學生進行獨立思考、自由表達的作用。

「如果我是閱卷老師，我會給滿分！」著名詩人、小說家黃梵也認為，該學生對事物的看法不單一，很有思考力。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楊慶祥則表示，這並不是鼓勵大家都像這個孩子一樣寫這樣的作文，而是鼓勵、尊重自己個性化表達的一個行為。「前提就是真正的尊重個性，尊重人才，尊重創造力，這才是一個民族、文化的希望和根本所在。」

網民觀點碰撞 火花四濺

贊同派

林下星河
感覺文章寫得還是很有深度，我也看了一些講評，辭彙用得也很不錯，我覺得值

果果的守護2016
我們老師就說過一句，高考作文，你是寫給閱讀量高級甚至特級語文教師看的，要麼你有特別新穎的立意，要麼你就敞開了炫技，不然注定平庸，它是個考試，不是在報紙上寫文章給普通老百姓看的東西

中立派

一隻鹹魚mx
評了39分的那位老師也沒啥問題，後面高分的也沒問題，作文本身就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沒啥糾結的

Kelvin Feng
我覺得這個學生的知識面、詞彙量是可以給滿分的，但就作文本身而言，是不及格的

不看好派

雙紅豆_
其實越讀書就越會明白，把道理說的明白曉暢遠比故作高深地堆砌詞藻更難。希望這孩子不要浪費了自己的語言能力，多多充實內容吧

正月十四的木頭
晦澀，閃爍其詞，不知所云。毛姆說寫作應該是清晰、簡明、悅耳的

◀7月8日，高考結束，長沙市一中考點考生衝出大門後以「一字馬」姿態躍起 資料圖片

文字功底深厚 閱卷組長折服

事實上，這篇作文的滿分之路頗為曲折，根據浙江教育月刊微信公眾號「教學月刊」發布的文章，該篇作文第一位閱卷老師只給了39分，但後面兩位老師都給了55分，最終作文審查組判為滿分。

教授：模仿要量力

在公眾號中，浙江高考作文閱卷大組組長、浙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陳建新也解釋了這篇文章為何是滿分的理由。「它的文字老到和晦澀同在，思維的深刻與穩當具備。」

「它的每一句話都圍繞着個人的人生理想和家庭社會的期待之間的落差和錯位論說，文章從頭到尾邏輯嚴謹，說理到位，沒有多餘的廢話，所有的引證也並非為了充門面或填充字數。」陳建新點評道，寫成這樣需要考生閱讀大量書籍，文字表達如此學術化，也不是一般高中學生能做到的。

不過，陳建新也提出「不建議同學們模仿其中的晦澀」。對此，教育學者、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不用擔心其他學生會模仿這種方式，正如2001年江蘇一名考生的作文《赤兔之死》得滿分，雖然作文得到大多數網友的認可，但也有人擔心會不會有學生模仿進行文言文寫作。後來的事實表明，這「過慮」了，沒有深厚的文字功底，是很難進行這樣的操作的。

生活在樹上

現代社會以海德格爾的一句「一切實踐傳統都已經瓦解完了」為嚆矢。濫觴於家庭與社會傳統的期望正失去它們的借鑒意義。但面對看似無垠的未來天空，我想循卡爾維諾「樹上的男爵」的生活好過過早地振翮。

我們懷揣熱忱的靈魂天然被賦予對超越性的追求，不屑於古舊坐標的約束，鍾情於在別處的芬芳。但當這種期望流於對過去觀念不假思索的批判，乃至走向虛無與達達主義時，便值得警惕了。與秩序的落差、錯位向來不能為越矩的行為張本。而縱然我們已有翔實的藍圖，仍不能自持已在浪潮之巔立下了自己的沉錨。

「我的生活故事始終內嵌在那些我由之獲得自身身份共同體的故事之中。」麥金太爾之言可謂切中了肯綮。人的社會性是不可祓除的，而我們欲上青雲也無時無刻不在因風借力。社會與家庭暫且被我們把握為一個薄脊的符號客體，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我們尚缺乏體驗與閱歷去支撐自己的認知。而這種偏見的傲慢更遠在知性的傲慢之上。

在孜孜矻矻以求生活意義的道路上，對自己的期望本就是在與家庭與社會對接中塑型的動態過程。而我們的底料便是對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角色的覺感與體認。生活在樹上的柯希莫為強盜送書，興修水利，又維繫自己的愛情。他的生活觀念是厚實的，也是實踐的。倘若我們在對過往借韋伯之言「祓魅」後，又對不斷膨脹的自我進行「賦魅」，那麼在丟失外界預期的同時，未嘗也不是丟了自我。

毫無疑問，從家庭與社會角度一覘的自我有偏狹過時的成分。但我們所應摒棄的不是對此的批判，而是其批判的廉價，其對批判投誠中的反智傾向。在尼采的觀念中，如果在成為獅子與孩子之前，略去了像駱駝一樣背負前人遺產的過程，那其「永遠重複」洵不能成立。何況當礦工詩人陳年喜順從編輯的意願，選擇寫迎合讀者的都市小說，將他十六年的地底生涯降格為橋段素材時，我們沒資格斥之以媚俗。

藍圖上的落差終歸只是理念上的區分，在實踐場域的分野也未必明晰。譬如當我們追尋心之所向時，在途中涉足權力的玉墀，這究竟是伴隨着期望的泯滅還是期望的達成？在我們塑造生活的同時，生活也在澆鑄我們。既不可否認原生的家庭性與社會性，又承認自己的圖景有輕狂的失真，不妨讓體驗走在言語之前。用不被禁錮的頭腦去體味切斯瓦夫·米沃什的大海與風帆，並效維特根斯坦之言，對無法言說之事保持沉默。

用在樹上的生活方式體現個體的超越性，保持婞直卻又不拘泥於所謂「遺世獨立」的單向度形象。這便是卡爾維諾為我們提供的理想期望範式。生活在樹上——始終熱愛大地——升上天空。

微言Net語

彭晨暉

思辨陳情足矣 爲文何須「上樹」?

今年，一篇名為《生活在樹上》的高考神文橫空出世。神在何處？只需簡單掃一眼就可發現，諸如「嚆矢」、「樹上的男爵」、「達達主義」等「不明覺厲」（雖然不明白是什麼，但是感覺好厲害）的詞彙比比皆是。用詞造句偏僻晦澀，哲學語錄層出不窮，抽象論述密集整合，廣大網友磕磕絆絆讀完全文，卻忍不住感嘆自己同樣十年寒窗竟如同文盲。

然而就是這樣一篇讓多數網友「閱讀體驗極差」的文章被評為滿分作文，更是將其從茫茫「卷」海推向輿論的風口浪尖。

實際上，網路上已有不少高手對文章的遣詞立意進行考證推敲。儘管表達晦澀，它仍是一篇立意明確、引經據典、論證清晰的應試作文，在高考這一人才選拔的特殊語境，該文或許值得一個拉開段位差距的分數。但平心而論，面對不時跳出的生僻詞語，過於「翻譯體」的句式，眼前這篇文章的確讓人「倍感不適」。想來公眾對學生作文本無意苛責，但這樣一篇文章以滿分作文的姿態進入公眾視野，難道文字表達非得如此晦澀難懂才能顯得思想深邃嗎？

一如廣大看客，筆者對考場上的戰略戰術博弈難以感同身受。此情此景倒讓人回憶起往年高考結束後的場景：名師點評，高手模擬。公眾放下了柴米油鹽，考生勾畫起家國天下，僅憑平實簡潔的文字，足以思辨陳情，又何須「上樹」呢？